

吳家陳寅叔

江榮祖撰

江都王

王氏子也。名良。字子房。淮陰人。少好學。喜陰謀。常上穀。淮陰。東方。留侯。皆其師也。漢高祖時。與張良計破項。立漢室。功列第一。封留侯。後與樊噲。蕭何。韓信。俱為漢室之功臣。良死後。漢惠帝追尊爲留侯。

史家陳寅恪傳

汪榮祖著

自序

陳寅恪先生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廣州逝世。消息傳來，文史學界莫不傷悼。陳氏親友學生，陸續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了不少紀念性或回憶性的文章。同時，陳氏撰寫的幾種專刊，甚至是論文集，都有不同的版本，在港、台各地流佈。這本小書就是根據陳氏的著作，以及其他有關陳氏的作品，對這位一代史家的生平與學問作一較有系統的敘述。

筆者對寅恪先生的敬仰，早在大學時代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時，即已開始。多年來，凡有機會看到寅恪先生的文字，即使一、二頁，亦必定影印珍藏，偶而取讀，時有啟發，益增對這位前輩的敬意。

但本書無意一味歌頌讚美陳氏。陳氏生前淡泊名利、又何計較於身後的頌讚？他若地下有知、必定厭惡後學者的盲目崇拜，而不真正地瞭解他的史學。本書之作，始終抱着欣賞和揣摩之心，盡量寫出陳氏著作的好處、妙處、尤其是他在專業的範圍內所作的特殊貢獻。對某些作者誤解或曲解陳氏處、更力求辯正，以昭公允。當然陳氏也有疏忽之時，有尚可商榷之處，亦應指出。但筆者對陳寅恪史學的解釋，決不敢以「權威」自居，只不過是個人的瞭解與心得。若能藉此而引起進一步的商量和檢討，將是筆者最大的收穫。

本書各章題目，大都引用陳氏自己的語句，以存其真。行文之時，所有人名之下，包括陳氏在內，皆不加先生二字，以求簡潔，非不敬也。書後附錄陳氏著作分類目錄及參考書，凡書中所引用者，皆見之於書目，故每章之後，不加附註，以節省篇幅。

此書初稿成於一九七四年的夏天，時作者旅居美國東南之一山城，書窗遠眺，橡樹鬱盛；偶而雨過天晴、碧茵如洗，寫作之心情，十分舒暢。而重溫寅恪先生遺著，更是一種享受，每至精美處，不禁讚歎者三。書稿既成，夏季的閒情逸緻，亦隨落葉而逝。是爲序。

一九七四年美俗感恩節日

目錄

自序	一
第一章 舊時王謝家	二
第二章 思想在同光之間	三
第三章 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	四
第四章 清華學苑多英傑	五
第五章 爲不古不今之學（一）·唐史研究	六
第六章 爲不古不今之學（二）·六朝史論	七
第七章 轉徙於西南	八
第八章 戰時名著	九
第九章 去國欲枯雙目淚	一〇
第十章 流寓嶺南	一一
第十一章 異代春闌夢裏詞	一二
第十二章 帝國之民共產之鬼	一二

結語	一一〇
陳氏著作分類目錄	一一一
參考書目	一一二
後記	一一四
附錄：蕭公權先生與作者論陳氏書	一一三
	一三四

第一章 舊時王謝家

民國三十四年之冬，陳寅恪臥病倫敦，他去英國是要醫治目疾，然後接受牛津大學聘約。但是，經過開刀之後，目光非但沒有恢復，失明反而加遽，幾乎全盲。異鄉病目，感懷身世時局之餘，曾做了這樣一首詩：

沈沈夜漏絕塵譁，聽讀彷彿虛百感加。

故國華胥猶記夢，舊時王謝早無家。

文章瀛海娛衰病，消息神州競鼓茄。

萬里乾坤迷去住，詞人終古泣天涯。

寅恪所聽讀的是熊式一的英文小說「天橋」，其中提到李提摩太和戊戌維新故事，而李教士與陳家有舊。至於「舊時王謝」當指爲世所重的義寧陳家了。義寧在清朝時稱州，陳家籍修水縣。寅恪的祖上原居福建上杭，屬於客家系統，他的六世祖才由閩入贛。客家人自中原移居到閩粵一帶，歷千餘年，但一直保持原有的方言和習慣，不與當地同化。這種情形有點像猶太人在西方社會，難免受到當地人的歧視和排擠。例如，在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一），廣西的客家村落，遭到本地人的掠奪與欺侮，終於發生大械鬥，客家門敗，男女老幼三千多

人只好棄田逃難。後來這些人隨北山里礦工隊加入了洪秀全的金田起義。

義寧陳家並不是尋常的客家人，他們耕讀傳家，考取功名，爬到社會的上層，躋身於士大夫階層。但客家的讀書人也免不了受歧視。義寧客家子弟因勤於讀書，分去了許多當地秀才的名額，當地人便想阻止客家學子去應試。後來清廷另設「懷遠籍」學額，才平息紛爭。寅恪的高祖與曾祖都由「懷遠籍」入學，成爲監生的。

陳家既屬士大夫階級，自然站在太平軍相對的一面。太平天國爲曾國藩的湘軍所滅，固然由於文正公的才能，但得力於地方士紳和團練的幫助，實在不小。國藩在南昌時，就得到江西舉人劉于潯的大力支助。劉的武力紮根於地方團練，後來擴充爲「江軍」。寅恪的曾祖偉琳，是義寧書院的創辦人，便是在江西辦團練的士紳之一，後以功保任知府、未久授河北道，創設「致用精舍」。

寅恪的祖父寶箴，生而英毅、七歲出宿外塾。二十一歲時以附生舉辛亥（一八五一）年恩科鄉試。當時太平軍的聲勢已很驚人，寶箴乃從父辦鄉團。父死之後，繼率團與太平軍作戰。義寧團練在當時非常有名。

庚申一八六〇年會試、寶箴末中式，留居京師三年，得與四方雋秀之士交遊，與易佩紳，羅享奎尤以道德經濟相切摩，時人尊稱爲三君子。未久有英法聯軍之役，北京失陷，寶箴曾條陳防守大事。某日在酒樓小飲，遙見圓明園火起，一時滿腔悲憤，拍桌大哭，旁坐者

都爲之動容。

當時太平軍已再度打敗包圍天京的清軍，李秀成且引大軍東進、攻掠江南城邑。寶箴的至友易佩紳和羅亨奎約他南下相助，建立「果健營」，曾與石達開戰於湖南。

曾國藩大治兵後，屯軍安慶，盛招天下賢士爲幕友。寶箴亦往游、得到曾國藩的賞識，曾許爲「半杯旨酒待君溫」，推重可知。又據湘人朱克敬說，寶箴曾調停曾國藩與沈葆楨之爭。時葆楨爲江西巡撫，當太平軍攻江西之際，奏請留用釐金養兵，而不歸國藩大營；國藩疑葆楨賣己，乃與之絕交，後來葆楨雖致書道歉，曾亦不答。寶箴在江南時聽到此事，乃去勸說。朱氏記此事甚詳：

(寶箴)從容言曰：舟行遇風，柁者篙者槩者，頓足叫罵，父子兄弟若不相容，須臾風定舟泊，置酒慰勞，歡若平時，甚矣小人喜怒之無常也。國藩曰：向之詬懼舟之覆，非有私也。舟泊而好，又何疑焉？又銘(寶箴字)曰：然曩者公與沈公之爭，亦懼兩江之覆耳；今兩江已定，而公之意不釋，豈所見不及船人哉？國藩大笑，即日手書付沈，爲朋友如初。

此一美談，頗可見寶箴之機智與謀畧。其實，除平曾沈之爭外，他亦嘗平沈葆楨與席寶田之爭，且在江西以舉人身份助席屢用奇計決勝，並得擒太平天國幼主洪福瑱。敘功保知府。寶箴不就，乃從曾國藩幕府。

光緒六年，寶箴升遷河北道，又擢浙江按察使。後因開封獄事罷官。復出之後，任湖北按察使，以清廉聞名，受到張之洞的賞識。

中法因越南而發生戰爭時，寶箴已爲翰林院侍講學士，曾與張佩綸共同上奏，力主集結水師，與德國聯合，使越南內屬，以達到存越固邊的目的。惜朝廷權臣中無此魄力之人，更無能利用德法矛盾之人，而越南終爲法所奪。

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起，大學士李鴻藻等又會請寶箴商討軍事，翁同龢在日記中記道：午正，赴督辦處，諸公皆集，請陳右銘（寶箴）商事，右銘從曾文正軍營，頗知兵機，其言以游擊之師爲主、津北津南，須分兩大枝兵禦之。

寶箴論兵剴切，重臣如李鴻章，翁同龢等亦屈尊就教，但真有魄力用寶箴計策者，實亦無人。甲午戰爭終於失敗，馬關簽約之後，寶箴復屢次上疏，列陳利害得失。是年八月，榮祿乃保薦寶箴爲湖南巡撫，使他有獨當一面，一展雄圖的機會。

湖南本是富饒之地，人物亦盛。同治中興名臣，極多出自湖南，但湖南的保守勢力，亦復不小。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，郭嵩焘出任駐英公使，大受湘人譏罵，有聯爲證：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不容於堯舜之世。」

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」。

但光緒十四年以後，總督張之洞在兩湖籌軍備，設工廠，通汽船，開學堂，兩湖新政已

漸次推行。陳寶箴一到任，維新變法活動更積極展開。首先他解決了因大旱而引起的湖南飢荒，據說救活了一百幾十萬人。然後，他積極改變士習，開導民智、以及大力整頓官府，彈劾昏墨不職。至於寶箴對洋務的認識在曾國藩幕府時已開始，且早於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爲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書撰序出版。「抗議」一書可能是晚清第一部倡議變法的專著，馮氏生前原想請曾國藩序介付梓，但曾氏認爲言過「偏激」而作罷。寶箴能注意此書，可見他對維新的嚮往已非一日。「抗議」出版之後很受重視，光緒皇帝亦受此書影響，曾旨印發翰林院參閱。馮桂芬的弟子葉昌熾在緣督廬日記鈔中記道：

戊戌五月十四日……校邠廬抗議發各衙門加簽，翰林院分四十本，坊缺。七月二十七日……校邠師身後受特達之知。

「抗議」的流通，可見變法逐漸爲人接受，而陳寶箴顯然是得風氣之先的人物。

光緒二十一年七月，陳寶箴由直隸布政使轉任湖南巡撫之後，意氣頗豪，「以剛直聞，思以湖南一隅致富強，爲東南先」。同時翰林江標發表爲湖南學政主持一省育才大計。江爲光緒十五年進士，曾於同文館習外事，熟知西洋情形。江乃利用學政的地位將廣學會各類譯著，介紹給三湘人士。光緒廿三年，黃遵憲亦入湘爲按察使，新政更進入新的階段，黃曾任日本公使，撰日本國志，是一位提倡改革的健將。黃與寶箴交誼極深，固然由於二人志趣相投，但黃陳二家上代已有戚誼，黃家籍廣東梅縣，也是客家人氏。

在湖南由於黃遵憲的介紹，康有爲的大弟子梁啟超亦到湖南，任時務學堂的總教習，而且「分教習」全由梁啟超聘請。時務學堂原爲王先謙的私學，寶箴將它收爲官辦，經費由士紳捐獻和省政公費支出，方針則係「取彼之長輔我之短，必以中學爲根本」；西學爲用，中學爲體的原則非常明顯。同時發刊「湘報」和「湘學新報」，發揚體用之義。江標在「湘學新報」的序文裏說得很明白：

三代時道器合，選舉亦與學校合，漢唐以後，兩者始分，於是反讓西人建學育才，諸法符契周官；自任學政，于茲三年，思以體用兼貫之學，導湘人士」。

梁啟超既主時務學堂教席，康有爲的公羊維新之義亦隨之入湘。但湘中公羊之學並不自梁啟超始。南學會的會長皮錫瑞便是今文大師。說到南學會又是陳寶箴撫湘的大建樹。南學會雖是學會，但已具議院的雛型，會員由品行端方，才識開明的士紳中選拔，一切新政均交南學會議決，會中且常舉行討論與演講會，作開民智，伸民權的宣傳。

戊戌變法之年，陳寶箴的湖南與北京互通聲氣，是無庸置疑的。光緒左右的四章京林旭、劉光弟、譚嗣同、楊銳都是由陳寶箴推薦去的。寶箴和張之洞一樣，計劃持重緩進的長遠變法。但是變法一旦開始，難免有沉不住氣的人，想一蹴而幾。湘報上的言論日見激烈，梁啟超亦不諱言提倡湖南獨立，以及宣傳楊州十日等反滿言論。張之洞覺得過於激烈，提出警告，寶箴亦不得不於光緒二十四年正月辭退衆教習，梁啟超等乃離開長沙。但戊戌政變之

後，寶箴仍然被牽連，受到永不叙用的處分。卒於光緒廿六年鬱鬱以死。

與寶箴同時受到永不叙用處分的是他的兒子三立。三立即寅恪之父，字伯嚴，因曾居散原山，故以散原爲號。三立於光緒八年中舉人，爲陳寶琛所得士。光緒十一年丙戌會試又中式，隨即應殿試，成進士，分發在吏部任職。當時部吏弄權，積重難返，已到不可救藥的地步。三立雖有經世的大志，無奈浮沉郎署，難有施展。他的不滿之情，可在文廷式的聞塵偶記中得知：

陳伯嚴吏部曰：舉五千年之帝統，三百年之本朝，四萬萬人之性命，而送於三數昏妄大臣之手。

光緒廿年，寶箴受命撫湘，三立亦就翛然引去，侍親任所。湘中的改革，可說是他父子倆的合作。他與年青同事譚嗣同（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），陶模廉（陝甘總督陶模之子），吳保初（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），志趣最爲相投，而且都想有所作爲。他們四人，不僅爲名門之後，而且學術雋秀，見稱於時，所以有「四公子」的名號。

戊戌政變發生後，三立在「晴廬記」一文中曾說：

初吾父爲湖南巡撫，痛癟敗無以爲國，方深觀三代教育理人之原，頗采泰西富強所已效相表裏者，放行其法。會天子慨然更化，力新政。吾父圖之益自喜，竟用此得罪。因變法的失敗，繼而有庚子事變，舊日維新人士乘亂思動，想恢復光緒皇帝的實權，繼

續推行新政，所謂勤王，最激烈的有唐才常的起事。從最近刊佈的「陳三立與梁鼎芬密札」看，三立亦曾積極參加勤王運動，全函如左：

讀報見電詞，乃知忠憤識力猶曩日也。今危迫極矣，以一弱敵八強，縱而千古，橫而萬國，無此理勢。若不投間抵隙，題外作文，度外舉事，洞其癥結，轉其樞紐，但爲按步就班，敷衍搪塞之計，形見勢絀，必歸淪胥，悔無及矣。竊意方今國脉民命，實懸於劉、張二督之舉措，（劉已矣，猶冀張唱而劉可和也）。顧慮徘徊，稍縱即逝。獨居深念，詎不謂然。頃者：陶觀察之說詞，龍大令之書牘，伏希商及雪澄，斟酌擴充，竭令贊助。且由張以刦劉，以冀起死於萬一。精衛之填、杜鵑之血，盡於此紙，不復有云。節下老弟密鑒，立頓首。六月十三日金陵發。

由此密札看，三立意氣仍然甚豪。可惜他深寄希望的張之洞，仍然効忠慈禧，勤王未成。自此之後，清廷苟延殘喘，更難有作爲。三立失望之餘，又適竇箴於庚子年去世，傷痛逾恒，從此不再過問政治，自號「神州袖手人」。

光緒卅二年議築南昌到九江鐵路，三立任總辦。後又任江西方志編纂，皆係榮譽性質，未管實際事務。除此，只是家居吟詩、成爲大詩人，久居南京，直到民國廿二年（一九三三），才移家北平，住宅稱「散原精舍」。

三立的詩，自成宗派，當時有資格和他唱和的人，並不很多。在八十歲時，他的老師前

清太子太傅陳寶琛仍然健在，曾贈詩祝壽：

平生相許後凋松，投老匡山第幾峯。

見早至今思曲突，夢清特地省聞鐘。

真源忠孝吾猶敬，餘事詩文世所宗。

五十年來彭蠡月，可能重照兩龍鐘？

詩之首句即指壬午年寶琛曾以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」爲題，三立應此試中式，故謂「平生相許後凋松」。而兩龍鐘者，當然是指這一對白頭師弟了。兩年後，二老又在舊京聚首，寶琛已八十七歲。翌年，寶琛病逝，三立的輓詩是：

一擲耆賢與世違，猥成後死更何依。

傾談侍坐空留夢，啓聖回天俟見幾。

終出精魂親斗極，早彰風節動宮闈。

平生餘事仍難及，冠古詩篇欲表微。

此詩不但情見乎詞，師弟情深十分感人，而且造句功鍊沉着，很可見他作詩的素養。梁啟超認爲散原之詩，已超過唐宋諸家。梁氏於民國十二年在東南大學講學期滿，臨行時，特往三立寓所求詩，三立慨然贈之曰：

辟地貪逢隔世人，照星酒坐滿酸辛。

舊游莫問長埋骨，大患依然有此身。

開物精魂餘強聒，著書歲月託孤呻。

六家要指藏禪窟，待臥西山訪隱淪。

啓超曾事寶箴，後來又與寅恪在清華同事，與陳家有三代交誼，可說頗不尋常。

說到散原老人的詩，人皆知他喜作黃山谷體。但不可忽畧的他亦是同光間的「新」詩人之一，在此所謂「新」乃指用新思想，新名詞入舊格律之謂。許多維新人物如黃遵憲、康有爲等所作詩，都有這種趨向。最明顯的，三立在「讀侯官嚴氏所譯社會通銓」一詩中，把近代新名詞都用上了，不但一點都不勉強，而且純熟自然：

悲哉天化之歷史，蠭於穹宇宙避此。

圖騰進入軍國期，三世低昂見表裏。

我有聖人傳作尸，功成者退惡可欺？

蛻形範影視鑪捶，持向神州呼籲之。

其他新名詞出於三立之詩的還很多，諸如：「我欲騎鯨戲三島」，「橫刀獨立問風潮」，「吾徒猶癖一家言」，「歌泣已開新世界」，「神仙真謫小蓬萊」，「昨逢里老話蒙學」，「爲問朝廷變法無？」等皆是。

從這些詩句也可印證三立的變法思想。三立的九小姐曾對曾克耑說乃父嘗學龔自珍詩，